

目 录

序 幕 登陆日之前 1

第 1 章 武装登陆 43

1944 年 6 月 6 日 随着美军第 101 空降师在云堤和炮火中实施空降，“霸王行动”拉开序幕。黑压压的盟军舰队缓缓驶入塞纳湾，士兵们在登陆艇上列队，突击队员们跃跃欲试。第一拨登陆的勇士们以身躯为利刃，狠狠楔进了德军在奥马哈海滩上布下的严密防线。然而，驻扎在法国内陆的德军还未意识到，盟军的这次行动会逆转整场战争……

遥远的彼岸 44

第一次冲锋 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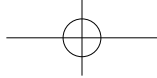
地狱海岸 63

征服者的天堂 77

第 2 章 深入虎穴 87

血战“奥马哈”后，盟军将士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继续向内陆挺进。与此同时，数以万计的敌军开始向诺曼底会聚，战势随之陷入僵局。盟军的狂轰滥炸和“斩首行动”进一步削弱了德军的指挥能力，德军也不断向伦敦发射 V-1 火箭作为回敬。补给不足阻碍着盟军，解放瑟堡、开放港口成了当务之急，即便知道会为此付出巨大代价，战士们还是冒着炮火、义无反顾地向这座命运多舛的城市发起了冲锋。

“漫长的海岸线” 88



一个射手的世界 93

以恐制恐 105

解放瑟堡 113

第3章 解放 127

希特勒曾明言下令：“绝不能让巴黎落入敌人手中，除非是一片废墟。”但即便如肖尔蒂茨这样的硬汉，也无法下令毁灭这座“光明之都”。他选择了抗命。戴高乐回到4年前出逃的巴黎，诸事一如往昔。1944年8月25日，巴黎光复。德军节节败退，隆美尔元帅被秘密赐死，龙德施泰特为他宣读了虚伪的悼文。但盟军也并非诸事顺利。敌人顽抗、英美罅隙，欧洲战场迷雾重重，胜败一线。

可怕的血肉磨坊 128

渐渐昏暗的白昼 144

复仇者 152

我们这个时代最可爱的故事 175

第4章 追击 191

“龙骑兵行动”姗姗来迟，德军一溃再溃，盟军开始呈追击之势。但丘吉尔并不高兴，眼瞧美国盟友日渐强大，他心浮气躁却又无可奈何。燃料储存因追击而骤减。“给我40万加仑汽油，我保证在两天内把你带入德国。”巴顿的豪言壮语也未能给他带来更多的燃料配给。一路猛进的盟军枪口直指德国军工命脉——鲁尔区。德军退无可退，欧洲虽大，但再退一步便是德国。命运的战场来到了比利时，血战一触即发。

“饥饿的猎人” 1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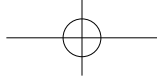
臭气大道 205

狠下心来开火射击 223

第5章 兵临“西墙” 237

西线的战事已经蔓延到德意志帝国本土，被德国人称为“西墙”的齐格菲防线是矗立在

viii



莱茵河畔的最后一道壁垒。对希特勒来说，严峻的形势已经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他下达了“必须充分利用国家的每一座掩体、每一片城市街区和每一个乡镇作为御敌的壁垒”的命令。而盟军方面，“市场花园行动”全面展开，“胸有成竹”的蒙哥马利向艾森豪威尔表示，他已经胜券在握。可只有真正身先士卒的将领们才知道，这次行动有多么失败。

填满枪膛和士兵的嘴 238

步步为营 247

“市场花园行动” 262

白日飞箭 283

第6章 迷失森林 299

100多年来，德国城市亚琛从未被占领过，如今却面临盟军重兵压境。为了遵从希特勒的指令，亚琛守军准备决一死战。物资匮乏、泊位奇缺，艾森豪威尔下令首先拿下安特卫普港，却遭到蒙哥马利的挑衅，致使战事不利。而第一集团军最艰巨的任务是通过许特根森林突破齐格菲防线，这座险象环生的森林很快就吞噬了3万多条人命。然而，最糟糕的时刻还未到来。

亚琛之战 300

别让我们假装一切顺利 312

世上最糟糕的战地 320

第7章 骚动的羽翼 3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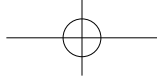
曾经四处响彻《卡门》之音的港城安特卫普，瞬间被数千枚野兽般的V-1火箭剥夺了生机。“女王行动”的残酷让士兵们在“向前冲的生理恐惧和当逃兵的道德忧虑之间”徘徊，备受折磨。战场上，盟军一直拥有制空优势，但集中攻击什么目标才能尽早取得胜利？“石油”还是“城镇”？“精准轰炸”的威力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鞭挞德意志大地？

小城悲鸣 338

无处安置的信仰 343

轰炸机的末日之旅 360

这场胜利令人恼火 371



第 8 章 冬日阴影 387

苏军在东线战场的胜利，使得英美担忧战后的世界格局更有利于苏联。盟军此时在西线战场经历了一次战略上的倒退，在英军指挥官蒙哥马利看来，艾森豪威尔领导无方，盟军无异于群龙无首。在盟军掉以轻心之时，希特勒却将第三帝国的未来押在了一张牌上，准备发动一场声势浩大、出其不意的杀戮，揭开西线大捷的新篇章。

- 可悲的是，我们永远都只是人类 388
- 胜负全在此举 398
- 零 线 407
- 悠着点儿，战士们，前方危机四伏 421

第 9 章 突出部战役 4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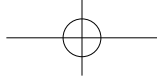
惨烈的突出部战役再次表明，战争从来不是线性发展的，而是一场混乱无序、后退与前进并存、莽撞和活力共生、丧气和兴奋交替的动荡。于是，以约阿希姆·派普为首的德“屠杀之师”血洗马尔梅迪成为整个欧洲战场最臭名昭著的恶行，步步紧逼的德军让第一集团军选择撤离……巴斯托涅决战之后，夺去布拉德利 2/3 指挥权的蒙哥马利趾高气扬地独揽荣耀。西线德军已再无气力，然而只有其集中营传来的些许战俘消息才足以震颤整片“悲痛葡萄藤”。

- 嗜血之师 430
- 愚蠢的“按兵不动” 447
- 巴斯托涅战役 459
- 多少伤亡换得起一桩荣誉 477
- 悲痛的葡萄藤 490

第 10 章 阿尔戈行动 501

1945 年 2 月 2 日，英美两国要员在马耳他岛举行会议。会议上，针对盟军向莱茵河推进的作战计划美英双方曾僵持不下，然而，无论英国人如何吹毛求疵，艾森豪威尔依然稳稳占据上风。在斯大林的“盛情邀请”之下，同盟国首脑齐聚雅尔塔。会议虽没有通向美国人所憧憬的“正义平等世界”的大门，但也绝不是向苏联可耻的妥协。“东西”将如

X



何和解？而此时，再光明的前景，对于瑞士边界到北海前线的百万将士而言都是虚无。在冰寒的战野之上，他们尸横遍野，还有必要问他们“为什么要打仗”吗？

马耳他的“旗帜” 502

雅尔塔交锋 512

倦乏的斗志 530

第 11 章 飞渡莱茵河 547

战争当中没有真正的荣耀可言。盟军一边向莱茵河高歌挺进，一边趁乱打劫，堕入醉生梦死的末日氛围中。然而飞渡莱茵河的计划困难重重，他们只能通过雷马根仅存的一座桥攻破防线。德军负隅顽抗，用 1 400 磅炸药等着在盟军过桥时炸毁桥梁。但希特勒已无法阻止盟军前进的脚步，后者将撕开德军的防线，来一场血雨腥风的报复行动。

激战雷马根 548

利剑出鞘 561

敌人确实应当怕他 574

血雨腥风的报复 580

第 12 章 凯 旋 591

战争可以把人性的丑恶推向极致——美军将搜刮到的大批财宝、设备和技术人员秘密转移到国内；在臭名昭著的集中营中，饥饿的俘虏从死尸身上挖出内脏充饥；柏林的噩梦也开始了，强奸、烧杀、掳掠，一片乱象；即使到了签订投降协议之时，盟国之间也不乏利益纷争。战争同时也发人深省，即使以天空为纸，以海水为墨，也无法记叙那深沉的苦难，以及带着血水与污点的荣誉——唯有沉默。

野兽的标志 5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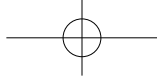
集中营惨象 600

胜利者的污点 613

伟大的沉默 6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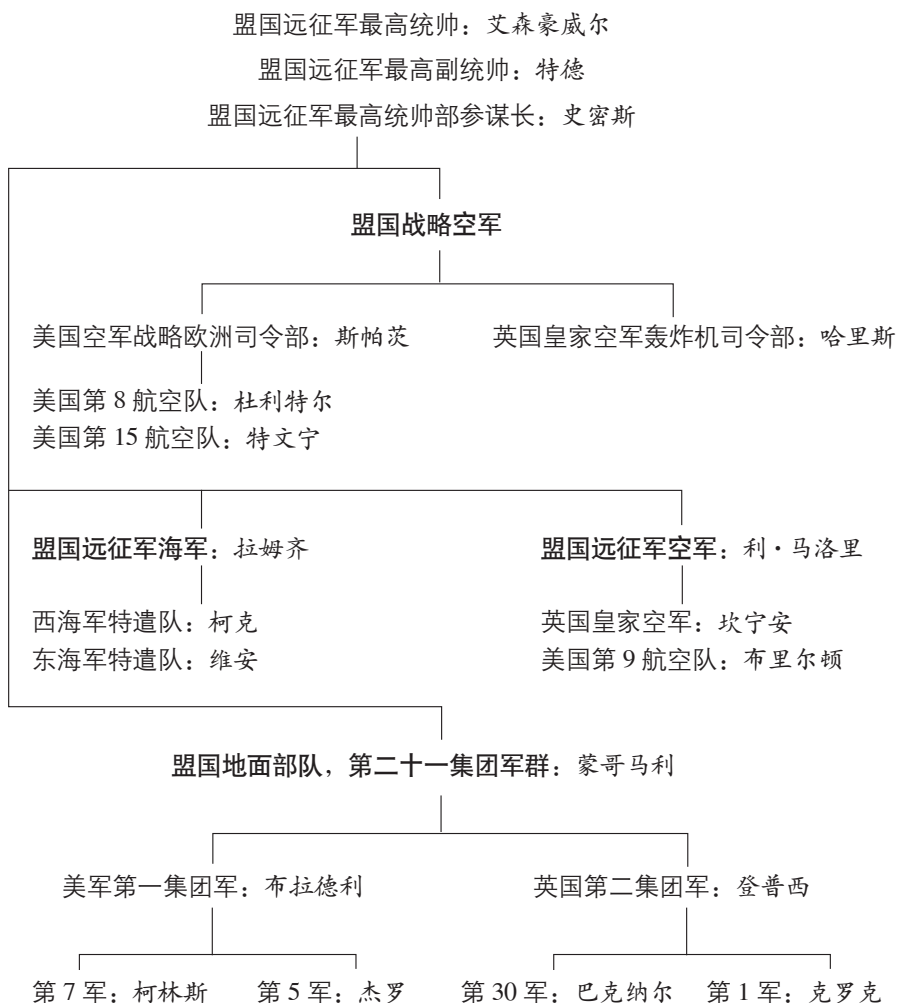
后 记 战争尚未结束 6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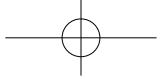
致 谢 649



盟国指挥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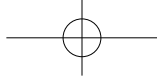
1944年6月6日，突击部队，“霸王行动”





标准单位换算表

1 英尺 =0.304 8 米	1 英寸 =2.54 厘米
1 英里 =1.609 34 千米	1 华氏度 = - 17.22 摄氏度
1 加仑 =3.785 43 升	1 节 =1.852 千米 / 小时
1 平方英里 =2589 988.1 1 平方米	1 平方英尺 =0.09 平方米
1 盎司 =28.349 523 克	1 品脱 =0.568 升
1 磅 =0.453 592 千克	1 立方英尺 =0.03 立方米
1 平方码 =0.836 平方米	1 码 =0.914 4 米
1 寻 =2.67 米	1 英寻 =1.828 8 米
1 英亩 =4046.856 平方米	1 海里 =1.852 千米
1 美制蒲式耳 =35.238 升	1 英制蒲式耳 =36 升
1 立方码 =0.765 立方米	1 卡 =4.186 焦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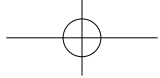
序幕

登陆日之前

1944年5月中旬，一场严酷的霜冻袭击英国，导致李树与浆果类作物大面积枯萎。更罕见的是，英国各地久旱不雨。酒店在浴缸内贴上标志温言劝诫：“第八集团军穿越沙漠时每人每天仅可获得1品脱水。请节约用水，水深勿超3英寸。”据英国报纸报道，连国王“也在浴缸内绘有上限，尽管他每周仅沐浴一次，但仍保持整洁的仪表”。虽然间或有一队B-17“空中堡垒”机群拖着鸵鸟羽毛般长长的航迹云，掠过欧洲大陆的上空，但是北风狂暴肆虐，致使盟军从英国东部和中西部起航的大多数轰炸机半途迫降。

据一名美国游客记录，这场战争已持续将近5年，英国各大城市“就像满口蛀牙般污秽狼藉、凌乱不堪”。他发现：“当人们说到‘战前’时，仿佛是指某个地方，而不是指某段时间。”这个国家到处弥漫着烟雾、廉价煤炭和士兵作训服散发的阵阵异味。从伯明翰到普利茅斯，野花开始在被炮火夷为平地的废墟间生根发芽，苦菜花、千里光及植株高大、开着紫色花朵的柳兰往往偏爱在灾难后丛生。但以下景象却毫无田园诗意可言：在伦敦长达3000英里的下水道中，不计其数的老鼠蜂拥而过，灭鼠部门不得不向下水道中抛撒60吨掺有磷酸锌的香肠和浸泡过碳酸钡的干面包。

就像四处弥漫的恶臭一样，物资匮乏现象也在英国蔓延。英国男人平均每20个月购买一件新衬衫，家庭主妇们甚至将烟斗的通条拧成发夹用。在炮火的



蹂躏下，铁制的围栏和格栅早已面目全非，就连墓地也毫无遮挡。钢笔、婚戒、床单、削皮器和鞋带都成了稀缺品。为了劝说人们勤俭持家，一些海报将铺张浪费者称作“奢侈虫”，那是一幅政治漫画中描绘的一种身上带有纳粹“卐”字纹的啮齿动物。伦敦《泰晤士报》在分类广告中恳请人们募捐现金和“多余的假牙”，以救助苏联受伤的战马。“西夫”家政服务公司也在一则广告中表示可以“清洗在轰炸中受损的坐垫和地毯”。

此外，官方还在布告上发出劝诫：“不要浪费粮食，因为粮食就是武器。”1940年6月，英国开始实行粮食配给制度，直至1954年才彻底废除。在此期间，每人每月仅可获得2盎司奶酪。很多孩子从未见过柠檬，只能依靠“萝卜水”来补充维生素C。粮食部开始推广味同嚼蜡的“简易面包”和用橡子冲泡的“胜利咖啡”。所谓“伍尔顿馅饼”，就是将胡萝卜、马铃薯、洋葱和面粉混合在一起，据说吃完后“就像在胸口上压了一块石头”。但是对于肠胃强大的人来说，羊头、从当地水库里抓到的鳙鱼及筋多肉少用于代替禽肉的烤鸪鹑不在限量之列。

1940年以来，5万多英国平民在纳粹德国的空袭中丧生，其中许多人死于1944年1月德国卷土重来发动的“小型闪电战”。由于已是强弩之末，这场旷日持久的空袭在闪电战前已逐渐平息。德国空军的校射飞机向袭击目标投下降落伞式照明弹，在照明弹坠落前，一幢幢大楼和低空云层都沐浴在深褐色的光线中。

5月10日，有人在日记中写道：“随着‘利剑般的巨型探照灯’指明敌机方位，高射炮的弹片像冰雹一样噼里啪啦地落在屋顶。”在最近一次空袭中，温布尔登网球俱乐部也遭到了袭击，导致中场严重凹陷，看门人只好用绳子修补支离破碎的球网。每到夜间，成千上万人躲进地铁站避难，79座站台堆满了层层叠叠的床铺，散发出的味道臭不可闻。雕刻家亨利·莫尔甚至将战时地下拥挤的栖身之所比作“运奴船的货舱”。据说有些年幼的孩子（多半就是那些从未见过柠檬的孩子）从来没有在自己的床上睡过一晚。

即使是在5月中旬昼长夜短的夏天，伦敦也要实行严格的灯火管制。一位作家写道：“这座城市一片漆黑，仿佛人心也都黯淡无光。”在黑暗的笼罩下，末日情绪滋长了人们的淫邪之念。

虽然英国国土面积尚不及美国俄勒冈州，但是这里却盘踞了大约350万盟军士兵，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淫乱的状况。一名加拿大士兵说：“每到傍晚，海德公园和格林公园就变成巨大的交欢场。”一位随军牧师也在报告中称，美国士兵

和妓女经常裹在军用雨衣里站着苟合，并将这种姿势称为“大理石拱门式”。一名美国中尉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入夜后，皮卡迪利广场就像一座疯人院，但凡有男人走过，就会遭到几十个女人的围攻。”据说号称“皮卡迪利突击队”的妓女们先在黑暗中摸索他们的肩章和袖口，然后才报出价格：士兵 10 先令（约合 2 美元）一次，军官 1 英镑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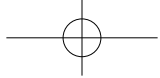
但英国人却傲骨嶙嶙，即使身处丑恶的战争中也仍然坚守文明。在牛津街上的坎伯兰酒店外，当一架绞弦琴演奏起《我的母亲是一位淑女》时，大批民众投入地齐声歌唱：“如果杰克还在这里，你怎敢对我如此轻侮……”

当年 5 月，伦敦西区的电影院放映加里·库珀和英格丽·褒曼主演的《战地钟声》。老顾客们还可以看到约翰·吉尔古德主演的《哈姆雷特》或者诺埃尔·考沃德编剧的《天伦之乐》，后者已经连续 3 年在公爵夫人剧院上映。5 月 14 日星期天，数以千计的观众骑车来到爱斯科赛马场，观看绰号“一流种马”的“金士威”风驰电掣般超过“商船队”和“神出鬼没”。由于最近寒流来袭，皇家地理协会还出资举办了一场题为《湖泊与河流中冰的形成》的讲座。

在伦敦的酒吧和街头，五颜六色的制服随处可见，为了无生气的战争岁月平添不少色彩。挪威、印度、比利时、捷克、约克郡、威尔士和美国士兵的军装异彩纷呈，争奇斗艳。在描述这种阵势时，一名伦敦人写道：

法国海军身着条纹衬衫，帽子上饰有红色绒球；荷兰警察穿着黑色的制服，镶有银灰相间的穗带；波兰军官戴着方顶帽，看起来活像一个个龙骑兵；加拿大救护队的灰色服装也格外惹眼；新来的伞兵们大红色的贝雷帽上镶着天蓝色的滚边……各团士兵的野战帽五彩斑斓，颜色艳丽；英国护士的外套下露出绯红的衬里；英联邦自治领的空军身着铁蓝色制服。此外，还可以看到浅褐色的丛林帽、棕色的包头巾、皇家空军蓝色的军装及苏联军队浅绿色的制服。

萨维尔街专门有裁缝承做定制军装，包括束腰外衣和长裤等。一些穿着考究的军官还可以到巴宝莉购买英国的军用雨衣，到登喜路购买银质的便携酒壶。就连那些刚从地中海战场返回的士兵也为这里增添了一抹浓重的色彩，由于抗疟疾药物的作用，他们的皮肤变成南瓜般的黄色。



最后一次高层密会

然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5月15日星期一的早晨伦敦西区哈默史密斯路上军人的制服。在二战打响后的第1720天，英美两国军队举行秘密会议，准备就一次致命行动进行预演，以摧毁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大批海军上将、陆军元帅、后勤部长及军界高参走下轿车，阔步来到一座红砖赤瓦的哥特式建筑内。人称“雪花莲”的美国宪兵戴着白色头盔、皮带、护胫和手套，仔细检查一个月前发出的146封雕花邀请函和安全通行证。随后，6名身穿制服的引座员陪伴这些鼎鼎大名的来宾进入沙盘室。

这座阴冷昏暗的礼堂内横列着黑色的栏杆，长凳坚硬而狭窄，据说是为了让年轻学子保持清醒的头脑。德国空袭炸毁了圣保罗学校的700多扇窗户，学生们已被疏散到伯克郡郊外。但仍有很多亡魂在这座英国上层社会的神龛内流连，其知名校友包括诗人约翰·弥尔顿、天文学家爱德蒙·哈雷、作家塞缪尔·佩皮斯及第一代马尔巴罗公爵约翰·丘吉尔。据推测，约翰·丘吉尔有关军事战略的基础知识就是从该校图书馆的一本书中获得的。1649年，塞缪尔·佩皮斯从这里逃学到刑场观看查理一世的斩刑。

沙盘室四周摆满了绝密的图表和地图。从1月起，这所学校就成了英国第二十一集团军群的总部，盟军就是在这里制订了登陆法国的“霸王行动”的详细计划。高级将领的座位大都位于B到J排。为了抵御严寒，有人在膝头盖上了毛毯，还有人裹紧了身上的大衣。在第一排，14把扶手椅依次排开，大人物们正陆续入座。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穿着黑色双排扣大衣，像平日一样叼着一根哈瓦那雪茄，和盟军最高司令官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一同步入会场。当乔治六世从走廊缓步走进时，虽然没有人鼓掌欢呼，但是与会者全体起立致意。丘吉尔向国王鞠了个躬，然后继续抽雪茄。

这些大权在握的显赫名流正在等待上午10点的钟声敲响。他们完全有理由为业已取得的胜利欢欣鼓舞，并期望获得更大的成功。几乎所有的高级指挥官都曾在地中海作战，并自称“地中海人”。艾森豪威尔曾经表示：“地中海战区永远与我血肉相连。”对于这一观点，他们深有同感。从1942年11月登陆北非起，他们就开始血溅疆场。英美联军一举战败法国维希傀儡政权不堪一击的守军，继续向东穿越风雪交加的阿特拉斯山进入突尼斯。在阿拉曼大捷后，英国第八集团军从埃及向

西挺进，与英美联军共同抵抗德意军团。经过 5 个月的激战，1943 年 5 月中旬，25 万轴心国士兵缴械投降。2 个月之后，英美联军直捣西西里岛，在 6 个星期的时间里便大获全胜，并于 9 月初攻入意大利本土。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垮台后，罗马新政府宣布放弃轴心国签订的《钢铁条约》，转而与盟军同仇敌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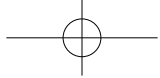
但那不勒斯南部萨莱诺的一场殊死搏斗预示着一系列艰苦卓绝的冬季战役即将打响。在北上 200 英里后，盟军与负隅顽抗的德国军队在圣皮耶特罗、奥尔托纳、拉皮多河、卡西诺和安奇奥等地进行了残酷的较量。在战斗期间，以艾森豪威尔为首的许多将领先后返回英国，为“霸王行动”运筹帷幄。他们只能寄望于 5 月 11 日发起的春季攻势（代号“王冠”），望其能够打破意大利中部古斯塔夫防线的僵局，让饱受磨难的盟军队伍早日攻入罗马，并乘胜追击。

从 1944 年起，盟军在其他战区所向披靡，大大增强了人们必胜的信心。但是没有人怀疑，未来的战斗将比此前的所有战役都更加残酷。盟军的海上与空中力量已经控制了大部分海域。美国在太平洋中部与西南部接连发起两次突袭，而日本则节节败退。

在收复吉尔伯特和马绍尔群岛后，当年夏天，美军对马里亚纳群岛（即塞班岛、提尼安岛和关岛）发起了进攻，并一路向菲律宾逼近。随后，美军占领了多座机场，将其作为新型远程轰炸机 B-29“超级空中堡垒”的基地，用以对日本本土发动空袭。日本在从缅甸穿过印度边境进入南阿萨姆邦时严重受挫。随着美国海军主力抵达



指挥“霸王行动”的盟军最高军事统帅部正在伦敦举行会议。前排从左至右分别是：空军上将阿瑟·W. 特德爵士、艾森豪威尔、伯纳德·L. 蒙哥马利将军。后排站立者从左至右分别是：奥马尔·N. 布拉德利中将、海军上将伯特伦·H. 拉姆齐爵士、空军中将特拉福德·利·马洛里、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中将。



太平洋，与近 1/3 的陆军师及 6 个海军陆战队兵合一处，日本帝国开始摇摇欲坠。

柏林在东欧建立起的庞大帝国同样岌岌可危。1941 年，德国进犯苏联时兵力逾 300 万，但截至 1944 年初，德军的伤亡人数已经超过 350 万，苏军的伤亡人数甚至相当于德国的 4 倍。随着苏联收复克里米亚、西乌克兰以及列宁格勒（现称彼得格勒）和爱沙尼亚之间的领土，战局发生了逆转，耗尽了德国的元气。迄今为止，第三帝国在东线和东南欧的兵力是 193 个师，在意大利 28 个师，在挪威和丹麦 18 个师，在法国和低地国家 59 个师。虽然纳粹德国将近 2/3 的部队被困在东线，但其国防军仍在西北欧集结了 2 000 辆坦克和装甲车。

然而，面对盟军的空袭，第三帝国变得愈发不堪一击。1944 年 5 月，从英国起飞的盟军飞机向轴心国的袭击目标投掷了 7 万吨烈性炸弹，相当于前一年平均月投弹量的 4 倍。尽管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陆军航空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损失了大量飞机和飞行员，但最终赢得了欧洲的制空权。只有从德国手中夺走空中与海上的优势，正在英国集结的盟军地面部队才能成功地登陆欧洲。

1941 年，当英国、美国和苏联首次结为同盟对抗轴心国时，诚如丘吉尔所言：“唯一的方案就是坚持到底。”正是因为锲而不舍，在德国占领法国与低地国家 4 年之后，他们才得以与敌军展开鏖战，在希特勒的欧洲大本营将其彻底击溃。美国早就主张尽快与德军主力正面交锋，但英国的战略学家却不认同这种咄咄逼人、“磨刀霍霍”的做法，而是倾向于从外围发动袭击，逐渐削减轴心国力量。然而，正是这一战略导致地中海的战斗持续了 18 个月之久。现在，随着决一死战的重大时刻即将来临，战场开始向北转移，而英国与美国将一起枕戈待旦。

★★★

俗语云，时势造英雄。5 月 15 日星期一上午 10 点整，艾森豪威尔起立，向 145 名即将率领盟军反攻欧洲堡垒的将领致意。在沙盘室内，他的身后放着一个诺曼底沿岸的巨型石膏沙盘，塞纳河正是从这里流入大西洋的。沙盘宽 30 英尺，比例为 6 英寸比 1 英里，安放在一个倾斜的平台上，因此从后排也可以看得十分清楚。沙盘上用醒目的色彩标出了部分河流、村庄、海滩和山地，这些地点即将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战场。一位穿着防滑袜、拿着指示棒的准将以举枪姿势在一旁站立，准备向众人指出那些很快就会变得家喻户晓的地点：瑟堡、圣洛、卡昂和奥马哈海滩。

艾森豪威尔并没有像往常那样露齿而笑，而是略带笑意地向众人致意。他简

短地提到了一位已故的美国海军上将，并祝愿“逝者的灵魂安息”。他欢迎英王和战友们“在大战前夕”莅临此地，对2年前就开始策划的登陆方案进行最后的审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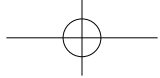
一个星期前，他已经选定6月5日作为登陆日。艾森豪威尔声音低沉地说：“无论是谁发现这项计划存在漏洞，我认为他都有责任毫不犹豫地指出来。对于任何不能容忍批评的人，不管他是否身居高位，我都会表示反对。我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达成最佳方案。”在随后的数周里，这位最高司令官将专注于“霸王行动”的海上和空中需求及名目繁多的政治活动，因此他委托另一名军人策划和指挥规模宏大的诺曼底登陆战役，这名军人正准备解说作战计划。

此人精瘦矮小，军装和棉鞋纤尘不染，他手执教鞭，腾地一下站起来。这张面孔瘦削狡狴，但在英国却无人不识。无论是在克拉里奇酒店还是在斯特兰德大道，都会有人驻足观望或者为他喝彩。伯纳德·L·蒙哥马利将军尚未开口，门外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越来越近的嗒嗒声。一名美国宪兵猛地推开沙盘室的大门，只见小乔治·S·巴顿将军昂首阔步走了进来。这位面色红润、生性暴躁的美国将军穿着萨维尔街定制的大衣、裤子和军靴，从不放过每一次亮相的机会。这一次，他乘坐一辆黑色的大型帕卡德轿车穿越伦敦来到会场，车身上不仅饰有三星将军的标志，还装有两只灰狗巴士喇叭。

在蒙哥马利的怒视下，巴顿旁若无人地走到第二排坐了下来，迫不及待地想要加入这场登陆战役。但在此前，他曾经漫不经心地将其斥作“该死的混账行动”。巴顿曾对妻子比阿特丽斯说：“出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也许对身心有害。”

蒙哥马利嗖地甩了一下教鞭，移步来到沙盘前。参会前他刚刚结束在苏格兰高地的徒步旅行。每天晚上，他都会在“轻剑”号专列上就寝，然后到斯佩河钓鲑鱼，但最后总是空手而归。即便如此，还是有崇拜者说他“就像磨尖了的火石一样锐不可当”。与弥尔顿和马尔巴罗公爵一样，蒙哥马利也曾在圣保罗学校就读，但当初他只是一名足球和橄榄球运动员，并没有任何过人之处。在学生训练队里，他的军衔甚至从未超过列兵。在那4年中的每个清晨，他都会到这座大厅聆听拉丁文祷告。现在，他在校长的套房里办公。他说，在学生时代，他从未受邀进入过这套房间。

蒙哥马利扫了一眼笔记，共有20条之多。信纸上没有画线，虽然字迹潦草，但是书面整洁。他用尖厉的声音开始解说，每一个字都像他的裤缝一样干脆利落。他说：“有4支部队听我指挥。”其中2支部队负责登陆诺曼底，另外2支援军负



责扩展滩头阵地。“我们必须在海滩上杀出一条血路，在敌人调来足够的后备力量，企图将我们赶出去之前，我们必须站稳脚跟。在登陆日，装甲纵队必须迅速深入腹地，从而扰乱敌方的计划并拖延时间，以便我们积蓄力量。我们必须尽快夺取阵地，并在内陆安营扎寨。”

塞纳湾位于英国 200 座战斗机机场的航程内，由于地势平坦、海滨多沙且临近瑟堡，一年多前就被定为登陆地点，而瑟堡则是盟国运送登陆部队的重要港口。不可否认，虽然加来港距离更近，但“在战略上不够稳妥”，因为小型海滩不仅容易遭到海峡风暴的袭击，而且那里是法国防守最严密的堤岸。

英国中将弗雷德里克·E. 摩根素以干练闻名，在他的率领下，这次战役的策划者考察了从布列塔尼到荷兰的其他登陆地点，但它们全都有所欠缺。于是，盟军在月黑之夜出动微型潜水艇开展秘密行动，以侦察“霸王行动”登陆海滩的地形。虽然英国皇家海军认为这次行动“过于鲁莽”，但它却打消了人们对流沙沼泽及其他危险的顾虑。作为证明，突击队员用水桶、试管甚至杜蕾斯牌避孕套带回了沙子的样本。

5 个月前，蒙哥马利从意大利返回，随即将“霸王行动”进攻的区域从原计划的 25 英里扩展到 50 英里。按照原定计划，将由 3 个师从海上率先发动攻击，但蒙哥马利将其增加到 5 个师：2 个美国师位于西侧，3 个英国和加拿大师位于东侧。还有 3 个空降师将提前 7 小时夺取滩头阵地，从侧翼援助机械化部队向内陆进逼。此外，“霸王行动”还需要 230 艘增援舰和登陆艇，其中包括坦克登陆舰。事实证明，在西西里岛、萨莱诺和安奇奥战役中，坦克登陆舰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集结大型舰艇就意味着要将诺曼底登陆从 5 月推迟到 6 月初，登陆法国南部的行动更是遥遥无期，而按照原定计划，这一行动将与诺曼底登陆同时进行。

蒙哥马利一边讲解，一边在沙盘旁踱来踱去。他低着头，两手背后，目不转睛地盯着石膏做的海滩和小村庄，只是偶尔会用手捏住左侧的脸颊，或者用手摁着某个地方。每当此时，人们知道他一定是陷入了沉思。他经常重复自己刚说过的话以示强调，并且在重申时提高嗓门。蒙哥马利手下的一名军官说：“他好为人师，因此喜欢专心致志的听众。”但没有哪位听众比他自己更加全神贯注，其他军官只是裹着毯子坐在硬邦邦的长凳上，伸长脖子听他讲话。只有丘吉尔数次打断蒙哥马利，低声抱怨登陆部队中车辆过多而精锐步兵过少。随后，他问蒙哥马利：“大部队中有 2 000 名文书记录战地情况，这是真的吗？”

蒙哥马利继续向众人解说。目前，希特勒所谓的“大西洋壁垒”由蒙哥马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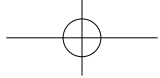
昔日劲敌、德国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坐镇。从当年 10 月起，德国在西欧的兵力从 37 个师增至近 60 个师，几乎翻了一倍。正因如此，蒙哥马利才坚持要求大军压境。他接着说道：“去年 2 月，隆美尔攻占了从荷兰到卢瓦尔河一带。现在，他的意图十分明显，即防御所有突破口。‘霸王行动’有可能在海滩上功亏一篑……隆美尔是一个精力旺盛、意志坚决的统帅，自从他占领上述地区后，形势已经今非昔比。他最擅长破坏性进攻，他的强项是制造混乱……他将不遗余力地让我们重蹈敦刻尔克大撤退的覆辙，他的策略并非在他选定的地方开展装甲战，而是通过阻止我们的坦克登陆并推进他们自己的坦克，从而彻底避免装甲战。”

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一些军官认为，由于内部虚弱，德国的抵御有可能一触即溃，届时“霸王行动”将迅速占领该地。蒙哥马利对此持有异议，并画出了敌军可能发起反击的地点。包括第 21 装甲师在内的 5 个德国师将在登陆日与盟军短兵相接。当天黄昏前，德军另外 2 个装甲师也将加入战斗。在登陆次日，德军还有 2 个师的兵力将前往增援。也就是说，共有 9 个德国师与 8 个盟军师在岸上对垒。

“盟军要在海上长途跋涉，并在陌生的海岸登陆，因此军队的凝聚力将会有所削弱。”蒙哥马利一边说，一边猛地拍桌子。盟军是否能够拼死一搏、积蓄作战力量，将决定这场战役的胜负：根据“霸王行动”的计划，盟军的增援部队将以每天 1.3 个师的速度登陆。如此一来，战斗持续七八天后，24 个德国师就会轻而易举地将 18 个盟军师赶回海中。

蒙哥马利还设想在海滩以外开展战斗，由左翼的英国和加拿大第二集团军与德军的防御主力搏斗，右翼的美国第一集团军攻打瑟堡。登陆约 3 周后，巴顿将军带领的第三集团军将火速杀入法国，穿过布列塔尼半岛占领更多港口，接着在登陆后第 90 天左右，即行动开始 3 个月后，转向塞纳河。盟军很可能在仲秋时节解放巴黎，从而在塞纳河与卢瓦尔河之间获得一处落脚点，随后向德国发起致命打击。

对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参谋长来说，很难预料这场大规模决战将如何开展。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和伦敦的上级——被他私下称作“一群蠢材”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指示他从诺曼底向德国的工业中心、东北方向的鲁尔河谷进发。最高司令部认为，鲁尔河谷失守“将予以德国致命一击”。敌军将不得不在该地区加强防御，届时盟军就可以将其一举歼灭。艾森豪威尔还支持另一个方案，即盟军向南部内陆的次级工业区萨尔河谷推进。5 月初，他在发给陆军部的电报中称，如果两股力量呈犄角之势发动进攻，“将迫使敌军分散兵力”。45 个盟军师和 11



个大型补给站将在比利时安特卫普以南和法国东部的防线上集结，从而为在登陆后第 270 天（即 1945 年 3 月初）在德国中部展开的决战积蓄力量。

但决战之日尚遥遥无期，当务之急是抵达彼岸。如果“霸王行动”大功告成，进攻诺曼底将只不过是解放欧洲的丰功伟绩中的一段插曲；反之，如果“霸王行动”功败垂成，盟军的这场宏伟战役将一溃千里。美国陆军的官方历史也会写道，这次失败始于“一个名叫英吉利的险恶海峡”。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将其称为“英国海”，而 16 世纪荷兰制图师则称之为“英吉利海峡”，其最窄处仅 21 英里。1785 年，有人乘热气球首次成功横渡英吉利海峡，还有人分别于 1821 年乘汽船和 1875 年游泳穿越海峡。

但是在将近 1 000 年的时间里，每当有登陆军渡过英吉利海峡，他们都将面临一个险象环生的海滩。他们遇到的更多是挫折，而不是赞颂。一名英国谋士打趣说：“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将攻打下来的海滩拖到对岸。”美国陆军部甚至考虑在海底挖掘隧道。一份详细的研究报告显示，该计划是“可行的”，但需要一年时间和 1.5 万人挖掘 5.5 万吨泥土。因此，有识之士对这项工程的“战略价值和实用性”提出了质疑。例如，德国的第七集团军绝不会坐等第一个挖通隧道的人现身。这项研究最终被束之高阁。

蒙哥马利目光灼灼，完成了全部 20 条计划的讲解。他宣布：“我们必须出兵奋力一战，任何事情都不得加以阻拦。如果按照上述方案出兵，我们必将克敌制胜。”他的豪言壮语让丘吉尔的参谋长黑斯廷斯·伊斯梅中将想起《亨利五世》描述的阿金库尔之战：“面对这次战争恇怯不前的人，尽可以离去。”

但是没有人离开。其他高级将领陆续简要陈述了海军的登陆计划、空军在作战区域及穿越第三帝国领土的计划、后勤运输计划及诺曼底民政事务的管理计划。每次讲解结束后，都有一群参谋匆匆进出，一面撤走旧的图表，一面展开新的地图。下午一点半午间休息，众人到圣保罗学校的餐厅就餐。巴顿坐在丘吉尔对面，丘吉尔问他是否记得他们上次在地中海见过面，巴顿点了点头，于是首相为他点了一杯威士忌，以庆祝两人别后重逢。在提到巴顿时，他的一名密友写道：“在其他人的印象里，他是一个善于伺机而动的人。”然而，在最近写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巴顿却不无忧虑：“我担心还没派我上阵，战争便宣告结束，但谁能料到呢？大多数事件都逃不开命运和上帝之手。”

下午 2 点 30 分，众人返回沙盘室，继续聆听报告、观看图表和研究诺曼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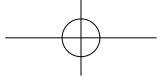
的地形。这一次，由负责登陆的战术指挥官进行汇报，其中包括参与“霸王行动”的美国陆军高级将领奥马尔·N. 布拉德利中将。汇报结束后，艾森豪威尔起身向大家致谢，戏谑地称希特勒“本可以仅用一枚炸弹摧毁盟军的最高司令部，但他却错过了唯一一次机会”。丘吉尔也手握衣领，简短地向大家告别。他说：“我们不要期望一切都能按计划进行。灵活的头脑是决定胜负的因素之一，我们必须敢于冒险。”随后，他祝大家马到成功。“对于这场战役，我已经下定决心。我在此重申，我们将决一死战。”他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同仇敌忾、意志坚决。众人纷纷起立，昂首挺胸地从大厅大踏步走向等在哈默史密斯路上的轿车，奔赴英国各地的战地指挥所。迎接他们的将是战争史上最恢宏的战役。

不安的最高统帅

下午6点刚过，艾森豪威尔乘坐凯迪拉克私人轿车穿过伦敦，向西南方向驶去。他深吸了一口烟。每逢这种令人忧虑的时刻，他差不多每天都要抽上80根骆驼牌香烟，从而加重了咽部不适和呼吸道感染。整个春天，他都饱受疾病的困扰。除此以外，他还患有高血压、头痛和一侧耳鸣。他甚至开始对红肿的双目进行热敷。5月中旬，他的海军副官、海军中校哈里·C. 布彻写道：“阿克（蒙哥马利对艾森豪威尔的称呼。——译者注）看起来憔悴而疲惫，精神压力已经影响了他的健康。从我开始追随他起，他从未像现在这样苍老。”当时，这位最高统帅已经53岁。

当轿车驶过阴暗的郊区时，丘吉尔临行前在圣保罗学校的一番言辞仍在艾森豪威尔的耳畔回荡。“对于这场战役，我还没有下定决心。”丘吉尔也不愿为了横渡英吉利海峡而损兵折将，他从未掩饰自己的这一顾虑及对安奇奥前车之鉴的气馁，因此艾森豪威尔对会上所做的承诺和种种疑虑感到忧心忡忡。4个月前，在攻入安奇奥后，由于物资奇缺，大批英美联军被困在滩头堡，日复一日地遭受炮火攻击。但“霸王行动”已成定局，艾森豪威尔已经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那里接到了一份寥寥数字的命令：“你将挥师欧洲大陆，与其他国家部队开展联合行动，直捣德国的核心，彻底摧毁其军队。”正如艾森豪威尔所言，“现在是我们横戈跃马的时候了”。

数年来，他一直在思考如何成功登陆欧洲大陆。从一开始的陆军部谋士，到1942年春夏交替之际的美军高级将领，再到登陆北非、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本土的总指挥，一路走来，艾森豪威尔从未松懈过。至于现在，他已经成为盟国远征



军的最高统帅，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其中的风险；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在西西里岛、萨莱诺和安奇奥登陆的盟军曾先后三次险些被德国人赶回海里。

登陆战役的策划者们甚至将盟军所面临的种种困难汇总为一个主题：PINWE，即“进入欧洲西北部的难题”（Problems of the Invasion of Northwest Europe）。在圣保罗学校集会时，有人已经提出了一些问题，但除此之外仍有不计其数的困难亟待解决。虽然艾森豪威尔认为其中有些只不过是小题大做的“废话”，但身为最高司令官的他却不得不做出回应。例如，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C. 马歇尔将军抱怨，如果根据相关提议成立“英美联合影片策划委员会”，针对登陆行动的摄制工作就会偏重英国，从而有失公允。

在这份长长的问题清单上，除了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之外，还有一些较为重要的事项：一项代号为“瑟肯”（CIRCON）的行动要求宪兵队和地方警察逮捕数以百计在英国境内游荡的、擅离职守的军人；艾森豪威尔亲自调研了机场，一名工作人员告诉他，用火焰驱散机场跑道的雾霭实际上非常浪费，每小时就要消耗6万加仑汽油；军方还用专业军人取代了平民工人以组装军用滑翔机，滑翔机对登陆行动至关重要。在此之前，因为后者组装的滑翔机粗制滥造，62架中有51架都被判定“无法起飞”，另外几百架滑翔机由于组装方式错误被狂风严重损毁。

类似的问题接连不断。在牛津，一批军官正在研究诺曼底城的建筑结构，以确定“哪个部分最容易起火”——由于救火设备供应不足，掌握相关情况有利于准确发放物资。情报人员正在拟订一份名单，该名单列出了18个“目前驻扎在法国、适合行刺的德国高级军事将领”，其中包括隆美尔。考虑到这些达官显贵身边总是戒备森严，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秘密下令，通过“刺杀德国民用铁路相关部门官员”破坏敌军的运输系统。随后，将有人把刺杀目标的详细信息暗中交给抵抗组织，并指示后者“将精力集中在这一类人身上”。

登陆行动在即，人们变得越来越不安。一名线人报告，德军计划向英国各大城市投掷数千只携带鼠疫病菌的老鼠。最高统帅部甚至高价收购老鼠尸体，以确认是否真的存在病菌感染迹象。另一名潜伏在法国的特工报告，德国科学家正在诺曼底一座经过改造的甜菜加工厂培育肉毒杆菌，而这只是他们发动的化学战的一部分。

最近，一名被马歇尔将军派往英国的军官向艾森豪威尔汇报了制造原子弹的绝密计划——“曼哈顿计划”。据该军官报告，德国有可能针对“霸王行动”使用“放射性毒素”，这又引发了新一轮恐惧。为此，最高统帅部不得不在伦敦安装了大

批盖革计数器。5月初，各地军医接到命令：立即上报所有“未知原因引起的X光片阴影或雾斑”，密切监控“某种病因不明的传染病”，其症状包括恶心、呕吐及白细胞数量锐减。

针对以上情况，人们的反应或许有些过激，但以下担忧却不无道理：希特勒有可能在盟军最不堪一击的时候使用毒气，港口登船和在诺曼底海滩登陆对于他来说都是绝佳的时机。虽然最高统帅部一致认为“德国不太可能发动化学战”，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可怕遭遇仍然历历在目：从德国1915年4月对伊普尔发动氯气战开始，交战双方共使用了20多种毒气，造成100多万人伤亡。

在英国，1500名平民接受了净化毒气的训练。美国储备了16万吨化学武器，很有可能将其用在欧洲和地中海。对此，最高统帅部还制订了一项秘密计划，经艾森豪威尔批准，向从圣洛到勒芒地区的电话交换台、驻法德军防区及凡尔赛和阿夫朗什等地的铁路交会点发动报复性空袭，投掷光气弹和芥子气炸弹，还声称这场袭击甚至“有可能危及平民”。另外，盟军将对十几处德军指挥部和西北欧地区的桥梁发动袭击，以尽量减少平民伤亡。截至当时，英国两座机场的地下仓库里已经储存了1000枚芥子气炸弹和500多枚光气弹。

“所有人都越来越不安，”艾森豪威尔在一封写给他朋友的信中说，“对于这项行动来说，幽默感与坚定的信念至关重要，没了它们，我们的想象力就会丧失殆尽。”说是这么说，但事已至此，他唯有继续厉兵秣马。

★★★

离开圣保罗学校30分钟后，这位最高司令官的凯迪拉克缓缓驶过一座岗亭，穿过了布希公园的大门。在泰晤士河的U形转弯处，一堵10英尺高的石墙环绕着这座古老的皇家园林。高大的栗子树一直延伸到汉普顿宫，这座由克里斯托弗·雷恩设计的建筑有一种君临天下的气派，内部设施齐全，连鹿圈、鸡舍和羊脚池都有。建筑外部被迷彩网和绿色油漆掩饰，还有一营伪装过的士兵在此待命。临时搭建在砖石平台上的营房破旧不堪，屋顶是用镀锡薄钢板做成的。防空洞狭窄而拥挤，很难用于藏身。

这里就是同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中央司令部，代号“宏翼”(WIDEWING)。

在成百上千名参谋中，有大批佩戴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勋饰的上校。他们个个“身宽体胖、两鬓灰白、暮气沉沉”，绞尽脑汁地应对有关登陆西北欧的各色难题。